



周丰堇◎著

皇侃性情论

——《论语集解义疏》性情思想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皇侃性情论

——《论语集解义疏》性情思想研究

周丰堇◎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皇侃性情论:《论语集解义疏》性情思想研究/周丰堇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 - 7 - 5161 - 4205 - 9

I. ①皇… II. ①周… III. ①儒学—研究②经学—研究IV. ①B222. 05
②Z126. 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78182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冬梅

特约编辑 张冬梅

责任校对 高建春

责任印制 戴 亮

出 版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1.75

插 页 2

字 数 188 千字

定 价 4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论	(1)
第一章 生之谓性	(10)
第一节 “生之谓性”的六种阐释	(10)
一 生之本	(11)
二 生之原因	(14)
三 生之内容	(16)
四 生之类别	(19)
五 生生不已	(25)
六 生之自然	(28)
第二节 皇侃性论思想	(33)
一 全生之谓性	(33)
二 天命与生命	(36)
三 五常德性	(40)
四 性类与性分	(44)
五 生生之性	(61)
六 生之自然	(64)
第二章 性与善恶	(73)
第一节 性与善恶的关系	(73)
一 善恶(善)	(73)

二 性	(80)
三 性与善恶关系	(83)
第二节 皇侃“性无善恶”的思想	(85)
一 天道元善	(85)
二 事有善恶	(87)
三 性无善恶	(90)
第三章 情和性情关系	(92)
第一节 对情的哲学阐释	(92)
一 情的产生及性情关系	(92)
二 道始于情	(97)
三 情之内容	(102)
四 情之自然	(104)
五 情之类别	(110)
第二节 皇侃情论思想	(111)
一 情者成也	(111)
二 五情	(114)
三 情有邪正	(116)
四 性其情	(121)
五 性情与理欲	(125)
六 情伪和情实	(132)
七 情三品	(142)
第四章 何晏、王弼和皇侃性情思想比较	(153)
第一节 性论	(155)
一 何晏性论	(155)
二 王弼性论	(158)
第二节 情和性情关系	(163)
一 何晏情论	(163)
二 王弼情论	(164)
第三节 皇侃对何晏王弼性情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167)

一 人性思想的丰富	(167)
二 情论的扩展	(169)
三 义理注疏的发展	(170)
参考文献	(172)

导 论

选择皇侃《论语集解义疏》（以下简称《论语义疏》）作为本书研究对象，探讨其中的人性思想和性情哲学，是因为皇侃其人和《论语义疏》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意义。

一、皇侃是南朝梁时期的著名儒家学者和经学家，其思想学术在儒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史籍中对于皇侃的介绍主要有《梁书》和《陈书》中的两条，前者是直接说明皇侃的生平和主要著述，后者是通过他人传记间接说明皇侃的精妙学识。此后的历史文献对皇侃也偶有记述，但是内容不出这两条记载。《梁书》中记载：皇侃，吴郡（今浙江省钱塘江以西部分）人氏，是青州刺史皇象的第九世孙。皇侃从小博闻好学，曾师从学者贺雋。经过勤奋又专业的学习，皇侃传承并精通了贺雋的学问，尤其在《三礼》《孝经》《论语》这些儒家经典上很有造诣。晋以后，在国子监或太学中设博士、助教的学官，助教协助国子祭酒和国子博士教授生徒，又称国子助教。皇侃开始担任国子监助教，讲授他专精的儒家经典学问，听众达到数百人。皇侃曾撰《礼记讲疏》五十卷，书写成后奏献给梁高祖武皇帝萧衍，武帝颇为赏识，下诏藏之密阁。不久之后，皇侃就被武帝召入寿光殿讲授《礼记义》，梁武帝愈加欣赏其才学，除了让皇侃继续兼任国子监助教之外，还拜其为员外散骑侍郎。皇侃非常孝顺，《梁书》称“其性至孝”，他学习佛教徒持诵《观世音经》的方式，将汉代以来的儒家经典《孝经》每日持诵二十遍。后来其母去世，他离

职还乡。当时平西邵陵王久慕其才学，厚礼聘请他。皇侃虽然同意了平西邵陵王的聘请，却患了心病，于大同十一年在夏首去世，时年五十八。^①

皇侃的学识精妙，后世儒家学者多以传承其学识而引为自得。据《陈书》记载：南朝梁员外散骑侍郎给事中郑灼，幼小时天资聪明，励志儒学，少年时曾向皇侃学习。郑灼才思精妙，治学勤奋，尤其精通《三礼》。《陈书》还记载了一个故事，郑灼年少时曾梦见与皇侃在路途中相遇，皇侃叫郑灼张口，然后吐唾到郑灼口中，自此之后郑灼在义理上愈加精进。^②这虽然是传说，但是也反映了皇侃的学识颇为时人所推重。

皇侃的学术思想主要在注释儒家经典上。儒学在汉末至宋初近千年的时间趋于消沉，完全丧失了曾在先秦两汉时具有的光辉地位。从魏晋到南北朝之际，老庄玄学兴起，佛教的兴盛和道教的发展，导致儒家经学日渐式微。南朝皇侃在此期间仍能坚持阐发儒家精神，并借鉴汉代儒学和魏晋玄学来延续儒家思想，是当时极少数能坚持儒家信念的大家之一，难能可贵。清代学者朱轼赞赏皇侃说：“南北朝之际，俗尚波靡，异教纷拏，经学微而士习不可问矣。侃独精力专门以明经为业，听者尝数百人，时亦有重之者，此以见士贵有志而修德者不孤，信夫！”^③由此可见皇侃专精治学的精神和在儒学发展史上的贡献。所以研究皇侃的思想，反映皇侃的理论成就与存在的不足，不仅是对于儒学史研究的弥补，而且可对魏晋玄学后续发展情况进行探索，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二、皇侃的《论语义疏》在中国经学史和儒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皇侃作为南朝时期的一位受玄学影响的经学家，一生主要从事对《孝经》《论语》等经典的解释与研究，但是保留下来的著作仅有《论语义疏》。皇侃另撰有《礼记义疏》《礼记讲疏》《孝经义疏》等，均佚。

① 事迹见（唐）散骑常侍姚思廉《梁书·列传第四十二·儒林》。

② 事迹见（唐）散骑常侍姚思廉《陈书·第二十七·儒林》。

③ （清）朱轼：《史传三编·名儒传二》。

《论语义疏》既是皇侃的主要著作，也是儒家经学中《论语》系列的重要注疏之一。《论语》是一部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汉书·艺文志》中记载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这认为《论语》的来历是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纂而成。《论语》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其语言简洁精练，含义深刻，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及教育原则等。后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大量经典散佚，至西汉时期《论语》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这包括：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二十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二十二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二十一篇。西汉末年，帝师张禹精治《论语》，并以《鲁论语》为根据，参照《齐论语》，将二者结合作成《张侯论》，这是《论语》的第一次改定本。东汉末年郑玄又作《论语注》，今本《论语》即是郑玄结合《张侯论》与《齐论语》《古论语》的产物。《齐论语》《古论语》后来亡佚。现存通行本《论语》共二十篇，四百九十二章。后代学者对《论语》的注释性著作主要有四部代表性注疏：一是三国魏何晏等编纂的《论语集解》，其中收集了两汉、三国时期经学家研究和解释《论语》的精华，何晏的《论语集解》开创了义理注解经典的方式；二是南朝梁皇侃的《论语义疏》，其书保留了魏晋六朝时期诸家对《论语》的注解，可谓“博集群言，补诸书之未至，常为后学所宗”，是南北朝时期义理解经的典型代表；三是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它代表了两宋时期理学家对《论语》理解，也是《四书》上升为儒家经典地位以后，诸多注解中最有权威和影响最大的一种；四是清刘宝楠的《论语正义》，集清代考据学《论语》研究成果之大成。这四部《论语》的注释著作，既代表了《论语》研究的四个阶段，又体现了四种经典注解方法。

在《论语》的众多诠释著作中，皇侃的《论语义疏》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论语义疏》十卷是在魏何晏《论语集解》的基础上撰成。《晋书·郑冲传》载郑冲与孙邕、何晏、曹羲、荀顗等共集《论语》诸家训诂之善者，义有不安，辄改易之，名《集解》，书前有

《奏进论语集解序》，并题五人之名。但是书成后只题何晏之名。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于《序录》曰：“何晏集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之说，并下己意为之，正始中上之，盛行于世。”《论语集解》中所集的孔安国、马融、郑玄、王肃、周生烈等各家汉魏《论语》古注，皆已亡佚，唯赖《论语集解》才得以保存，因而此书也就成为现存最古、最完整的《论语》注本，在儒家经学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自何晏注《论语》以后，晋代江熙又集晋卫瓘、缪播、郭象、袁宏、李充、孙绰、范宁等十三家之说而为《集解》。南北朝时，梁皇侃为何晏《论语集解》作疏，又采录江熙《集解》以及樊光、王朗、颜延之等通儒旧说数十家为何晏《集解》申说，而成《论语义疏》。书成以后，颇受学者所重。《宋国史志》《中兴书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皆有著录。至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起便再不见于诸家著录，说明南宋后逐渐亡佚。但因唐时有抄本传入日本，所以《论语义疏》在清乾隆期间又得以传回中国。该书中何注与皇疏保存了大量梁以前的《论语》古注，在儒家经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为研究《论语》的必备资料，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皇侃《论语义疏》还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论语义疏》是保存下来的南北朝时期南学的主要经注之一，代表了当时的学风。《论语义疏》的特色是除了广录旧说外，又以自己的思想为何晏注解疏通。皇侃的疏解，略于名物制度，而注重阐释义理。其说理除了采用老、庄玄学，也兼采汉儒众说。由于《论语义疏》保存了大量梁以前的玄学家对于《论语》的注解，而且皇侃撰《论语义疏》也多以老、庄玄学解经，所以体现了当时的玄学解释经典的学风。如他解释《论语·学而》中“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的时候说：“重为轻根，静为躁本，君子之体，不可轻薄也。”这种解释与汉儒的章句训诂相去甚远，表现出南朝的玄学之风。所以研究魏晋玄学在南北朝的后续发展，《论语义疏》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和思想价值。同时，《论语义疏》也吸收了大量的先秦两汉儒家思想，如天命心性论、“生之谓性”论、五常德性和性三品说等，这对于研究南北朝的儒学的传承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但是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看，因《论语义疏》不以义理见长，所以长期以来未受研究者的重视，导致该书长期以来缺乏专门及深入的研究。性情论是儒家哲学的重要思想，皇侃的性情论主要体现在其《论语义疏》一书中。如果以皇侃《论语义疏》为主要材料，集中挖掘和揭示皇侃思想中的性情论内容，即从义理的角度，在相关的历史背景、基本概念语汇的诠释及性情论的基本内容等三方面，对《论语义疏》进行初步的梳理和研究，未尝不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

二

研究皇侃《论语义疏》的性情论思想，也有三个主要目的。首先是阐述皇侃《论语义疏》中的“性情论”思想。其次是依靠皇侃的“性情论”来讨论中国哲学史上重要的问题；再次是借助研究皇侃的“性情论”思想，来表达作者对中国哲学基本概念语汇的一种全新的理解，展现一种较有新意的诠释学。

一、从义理角度来阐发皇侃《论语集解义疏》一书的精微哲学思想，尤其是性情论思想，这是本书写作的第一个目的。虽然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看，《论语义疏》不以义理见长，但是其中也包含比较精微的性情论思想，可以据此研究皇侃对于汉代儒学的继承和发展，对于玄学的吸收和改造，对于宋代儒学的某些启示，以及儒家和玄学的相互融合问题。

对《论语义疏》可以有几种研究方式。一是从汉语言文献的角度出发，研究其版本流传、六朝注疏语言等问题，如浙江大学徐望驾所作《皇侃〈论语集解义疏〉语言研究》。二是从解释学角度出发，阐述六朝义疏体的解释学现象，并以之为一部分进而构建中国的解释学体系。三是从思想义理角度出发，研究中国哲学史中的相关问题，如张文修所作《皇侃〈论语义疏〉的玄学主旨与汉学佛学影响》。另外，《中国人学思想史》虽未专门谈皇侃思想，但是在论王弼思想一部分实际已经部分地阐述了《论语义疏》中的性情论。本书也将从思想义理角度来研究《论语义疏》中的哲学思想问题。《论语义疏》涉及的思想问题很多，就不同时期的哲学形式看，有汉学、玄学和佛

学方面的内容；就不同形态的哲学形式看，有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和政治观等方面的内容，这几个方面都可以着手研究。对于汉学、玄学和佛学的问题，是中国哲学较成熟的形式，本书将以这几者为思想背景，着重研究其对皇侃思想的影响，以及皇侃对汉学和玄学的继承与发展。至于本体论、认识论和政治观，都是西方哲学研究范式，需要大量的文献分析才能有的放矢，更要和中国思想的核心概念相互诠释才能圆融地结合，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漫长的过程，所以本书适当借鉴但并不打算生硬地套用这些哲学范畴。一切哲学问题都是围绕人展开的，欲知人，须知人之性，因此本书选择人性作为论述问题的思想平台。而性情问题是《论语义疏》中比较精深的思想，因此本书核心主要探讨性情论，并以此为基础延伸到性命问题、习性问题、性情问题、性理问题、性与善恶关系等诸多系统。一切解释者在注疏经典的同时，也在阐述自己对于经典的理解，尤其是义理注疏的方式更体现了诠释者自身的思想。《论语义疏》固然是在何晏《论语集解》的基础上，又集有其他玄学家和通儒的思想而撰成，但是同时也表达了皇侃本人的思想，只是部分通过他人语言、部分通过自己语言表达出来。所以本书所谈的性情论，其实就是皇侃的性情论思想。这就是本书以《皇侃性情论》立题的原因。

全书将从三个主要部分来阐述皇侃性情论，一是论性，二是论情和性情关系，三是比较何晏、王弼与皇侃这三家的性情论思想。本书以《论语义疏》第十七章注“性相近，习相远”一段的内容为纲领，提炼出“性者生也，性无善恶；情者成也，情有邪正”等问题，并联系《论语义疏》全书的内容，对以上主要思想详加论述；同时本书还将这些问题放在中国思想史的背景中，研究汉代儒学和魏晋玄学对于皇侃思想的影响，展示南北朝时期的儒学和玄学相互交融的学术思想。

二、依靠皇侃性情论来讨论中国哲学史上重要的问题，这是本书写作的第二个目的。在这个目的下本书讨论了中国思想史上与性情论相关的问题渊源和思想背景。

“皇侃性情论”是现代以某本书、某个思想家为对象的研究方式，这是一个点，是本书的核心部分。本书固然还是以某本书、某个思想家

为研究对象，但主要还是要关注哲学问题。所有的哲学都应该以讨论问题为主，所以作者希望能在本书中展现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问题。在讨论问题渊源的时候，本书整理分析了历代学者对相关经典的注疏问题，提炼出较为系统的思想。在传统经学注疏的方式中，学者在注释经典的同时也汇集了历来各家对某一哲学问题的思考和解释，如果我们将历代经典注疏中对某一问题的解释做一个集中描述，不难发现该问题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发展历程。这是本书讨论皇侃性情论的思想史平台，是一个面。所以本书在每章之下都设立分析角度，交代问题渊源和思想背景，以哲学问题为切入点、以思想背景为平台去研究皇侃《论语义疏》的思想。

在本书中主要讨论了中国哲学史上的三大问题背景。相关的思想背景主要指中国思想史上生之谓性系统、性与善恶关系系统和性情论系统。作者在整理历代学者对于某个问题的注疏的时候，按照其不同角度的解释，将其提炼成每个问题系统下的不同分析角度。“生之谓性”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问题，也是《皇侃性情论》论性的第一前提。如何理解性，首先要看如何理解“生”的含义，这需要从思想史上对这一问题的源流进行分析和概括，而不是只就某个时期“性”的某种意义来直接说明。同样，“性与善恶”关系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问题，也是《皇侃性情论》必谈内容，历来各家对这一问题探讨很多，众说纷纭，让人莫衷一是。如何对这两个问题，从宏观上进行分析和概括，并以此为背景来论述《皇侃性情论》中性论的思想，是本书第一章和第二章要尝试解决的问题。

“情”和性情关系，也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问题。对情和性情关系的论述，应当顺承第一章性论的分析思路，按照其设立的角度一路阐述下去，所以也分为情的产生和性情关系、情和生之自然的关系、情和生之类别的关系这几个问题来论述。另外，情和性情关系不仅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更是文学中常见的概念。历来对情和性情关系的论述，只是就古典文献说话，和文学的表述、和大众的理解是两张皮，本书试图对情和性情关系在传统意义上进行新的诠释，来拉拢古典哲学中性情和文学的性情之间的距离，弥合二者之间的鸿沟。这些问题，是本书第三章所要解决的内容。

皇侃《论语义疏》是在何晏《论语集解》的基础上撰成，又收了王弼《论语释疑》的内容，故不能不比较三家性情论思想，以讨论皇侃对于何晏与王弼哲学的继承和发展。这是本书第四章所要解决的问题。

三、本书写作的第三个目的是借助皇侃性情论的思想，来表达作者对中国哲学思想中性情论的一种全新的理解。哲学需要诠释，尤其是中国哲学在当今时代如何焕发新的生命力，更需要在忠实文献的基础上发挥其隐含的思想，并且以新的角度阐发其精微义理。在这个目的下，本书讨论了与中国哲学思想史相关的基本语汇和概念问题，如“性”“情”和“善恶”等。本书所要研究的皇侃性情论和相关的问题渊源与思想背景，都是围绕“性”“情”这些基本概念展开的。

基本语汇和概念问题，是思想平台的基础。如果中国思想史是一个路面，则这些基本语汇则是中国思想的路基，是支撑中国思想文本的力量所在。每个时代都有当时代核心的语汇，在这些基本语汇上凝聚了当时的思想背景和生活经验。一般的言说和写作，都离不开这些基本语汇，要通过基本语汇，才能被赋予意义。基本语汇的形成，源于生活的经验，本于人们的主观精神，需要心物的共同作用。个体的人对许多相似的经验抽象后，成为自身独特的印象观念；不同的人对某种类似经验的抽象后，成为可以沟通、可以互相理解的思想概念。无数的人对无数的经验抽象和反复比较后，形成基本的思想概念。这些基本的概念一旦形成，人们把它们当作约定俗成的思想概念，反过来又成为约束文本的力量，来说明一般化的问题。任何一般性的语言文字，都要从这些基本概念上获得言说的许可，获得思想的意义，获得理解的可能。这就是基本概念和基本书本的形成和效力。它们源于经验，待其抽象成普遍接受的概念后，又反过来诠释经验。它们本于主观形式的精神，待其过渡到客观形式的普遍精神后，又反过来引导、吸纳人们尚处于模糊阶段的主观精神。在中国思想传统中，道德、性、理、命、情欲等，是中国思想文本的基本语汇。这些基本概念的意义，在现当代日益匮乏。比如道主要是路的意义，德主要是讲文明、讲礼貌等五讲四美的意义，性主要是指生殖意义，情主要是男欢女爱的感情，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基本概念丧失原本的意义，则

缺乏解释力，人们的思想不仅在言说上也缺乏基础，在现实的经验上也缺乏支柱，只好部分借用外国思想概念来续说中国人破碎的思想片段。所以本书虽然主要讨论的是皇侃性情论，但是始终不忘围绕这些基本概念来说明问题。

但是基本语汇和概念还不是目前中国哲学思想最重要的问题，中国哲学思想最大的问题，是既和传统经验失去了联系，又和现实经验断裂了。如果纯粹以现代的眼光和语言讨论具体的中国思想问题和学术，会深入不了中国思想内部；如果深入中国思想内部，又须得用传统的语言概念体系和思维方式，并且在生活经验上还得和传统保持联系，可是这样又与现代社会断层了。这就是中国哲学思想的双重困境。

如何重新诠释基本概念与问题，使中国式的思想重新焕发生命力，是哲学的任务。但是抽象地诠释概念还只是初步的事情，只是让我们更明白了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而已。古代思想与现代经验的断裂，让我们感觉到如果要续说中国哲学思想，必须将凝聚了中国人几千年思想与经验的命题和概念还原到生活的经验上，才能焕发活力。只有对中国人的心理状态、心理结构及存在方式等问题作一番经验的还原，才能使停留在概念和命题上的哲学思想和现实经验发生联系，才能使中国哲学思想重新焕发活力。其次，现在社会无论是生活还是思想都和古代社会有巨大的差异，所以我们还需要对今天的生活经验进行反思，使之和传统的有生命力的思想发生联系。以常人的眼光发现问题，才能避免经验的断裂；以今天的视角重新审视问题，才能避免抱陈守旧；以同情的眼光讨论问题，才能设身处地深入思想内部；以中立的价值来讨论问题，才能避免在古今中西上的偏颇；以专业的理论诠释问题，才能站在理论的高处。这些都需要漫长的诠释过程。

第一章

生之谓性

第一节 “生之谓性”的六种阐释

“生之谓性”，是中国思想史上讨论“性”的一个问题，历代多位思想家对这句话的诠释，共同构建出一个讨论人性的大体系。同时，“生之谓性”也是皇侃人性论的总前提。“生之谓性”乃告子的说法。这一命题其实是中国思想的一个固有传统。“性”字原于“生”字。以生言性之观念出现甚早，一直可以溯到《诗经》的时代，先秦以来以“生”来解说性，许氏《说文》曰：“人之阳气，性善者也。从心，生声。”《通论》曰：“人因五方之风山川之气以生，故曰性者生也，既生有禀曰性。”后来章太炎总结说：“古人常借生为性字。《孝经》‘毁不灭性’，《左传》‘民力凋尽，莫保其性’皆是。《庄子》云：‘性者生之质也。’则明言生即性矣。”（《诸子略说》）虽然先秦汉魏论性，多从生的角度来论述。但是宋代以来，哲学家们区分了理气，以性为理，以生为气禀，所以将生与性分开了。

前人从生的意义说性，在可见的文献里主要是告子的说法：“生

之谓性”。^① 生有很多意义，如生殖、出生、生长、产生、发生、生存、生活、生命、生机等诸多意义。这许多意义可以归结到两点：一是从无到有的状态，或具有从无到有的潜能；二是一种存在状态，叫做生而有之。在“生之谓性”这个命题中，“生”大概不是以上某种具体的含义，而是这两点总体的含义，是指事物从无进入有的状态。以生论性，包含几个角度。一是生之原因，二是立生之本，三是生之内容，四是生之类别，五是生生不已，六是生之自然。

一 生之本

所谓“生之本”，是说与生俱生者很多，能为生之本者才能称为性。本生之本与生之附属的区别在于能否“立此生”。“立此生”的意思是有个存在的依据能够使事物之成为某事物，而与其他事物相区别开来。凡存在的事物都有其所以存在的依据，这个依据就是性。在希腊哲学中，自其诞生之日起就以获得关于自然的知识为最高的理想，而自然哲学却难以达到这一目的，因为它不仅局限于感性经验的领域，而且崇尚本原的无定形或流动性，这就使以普遍性和稳定性为基础的知识成为不可能。后来巴门尼德的目的就是要把人们关注的目光从纷繁杂乱、变动不居的现象引向常住单一的本质，因为只有常住

① 先秦汉魏唐之论生之性如：

性者，生之质也。（《庄子·庚桑楚》）

性者生之质。（《孝经·援神》）

许氏《说文》曰：“人之阳气，性善者也。从心，生声。”《通论》曰：“人因五方之风山川之气以生，故曰性者生也，既生有稟曰性。”性之名非生与？如其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性者质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或问性命。曰：“生之谓性也，形神是也。”（《申鉴》卷五）

性者生也，此人所稟六气以生者也。（《白虎通·性情篇》）

刘子政曰：“性，生而然者也”（《论衡·本性篇》引）

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笺云：秉，执也。天之生众民，其性有物象，谓五行，仁义礼智信也。其情有所法，谓喜怒哀乐好恶也。）（《毛诗注疏》卷二十五）